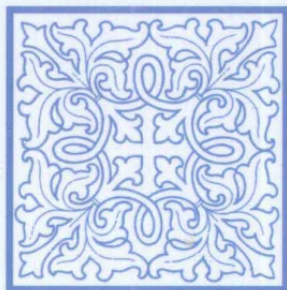


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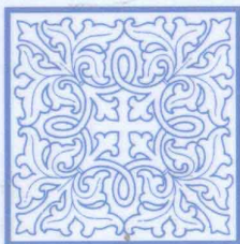


性别、文化与自然的
文学解读

南宫梅芳
朱红梅 / 著
武田田
吕丽塔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Ecofeminism

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把对男权中心主义的批判列为认识生态问题的关键，重新定位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文学研究开拓了一片崭新的阐释空间。本书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对经典文本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和阐释，追溯了对自然和女性压迫的根源，反映了当代女性作家和生态影像作品对人文和生态问题的关切，揭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压迫本质，展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为伴、诗意共栖的可能。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097-1938-1



9 787509 71938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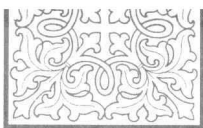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97-1938-1

定价：35.00元

南宮梅芳 朱紅梅 武田田 呂麗塔 / 著

生態女性主義

性別、文化與自然的
文學解讀



Ecofem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南宫梅芳等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ISBN 978 - 7 - 5097 - 1938 - 1

I. ①生… II. ①南… III. ①女性主义 - 研究 IV. ①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6791 号

生态女性主义：性别、文化与自然的文学解读

著 者 / 南宫梅芳 朱红梅 武田田 吕丽塔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59367139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经理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王晓卿 李 洋

责任校对 / 王洪强

责任印制 / 董 然 蔡 静 米 扬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0 字数 / 172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1938 - 1

定 价 / 3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绪 论

生态的女性主义与 女性的生态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思潮的形成是以法国女性主义者、作家弗朗索瓦·德·欧本纳（Francoise d'Eaubonne）在1974年首次提出“生态女性主义”这个术语为标志。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既是生态批评在性别研究领域的拓展，也是环境运动与女权运动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时代思潮。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是环境保护运动的导火索，这部作品通过揭露有机农药的广泛应用给生态带来的严重破坏，把刻不容缓的生态危机摆在世人面前，唤醒了广大民众的环保意识。在此基础上，生态批评大致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在生态语境下关注人与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伦理学，把道德义务的对象从人这一物种扩展到了人之外的其他物种和整个生态系统。“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将妇女运动与保护自然相结合，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把争取男女平等与保护生态环境这两个概念有机地联结在一起，目的是改善两性关系、修复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目标指向是对父权中心主义逻辑体系和价值观的改变，“取代强调统治的世界观，将其转变为另一种价值系统”^①。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然的认同关系，女

^①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an, 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204.

性所具有的孕育生命、哺育后代的能力使她们与养育万物的大自然有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而生态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契合点之一就是二者的推动力都不是主要来自文学研究内部，而是来自世界范围的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所产生的生态危机。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卡伦·沃伦（Karen Warren）认为女性和自然是共同遭受男权压迫和支配的处于附属地位的“他者”，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就是把男权社会对自然的压迫和对女性的歧视联系起来，从批判男权思想入手来分析生态问题，在反对男权压迫与支配的斗争中寻求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生态女性主义反对“自然歧视”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歧视，在揭露男权社会对自然和女性的压迫和支配的基础上，发出了以女性和自然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声音。

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且极具创新性，故许多评论家将其归为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中的一个分支。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归类有一定的道理，因为生态女性主义继承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社会的批判这个重要的精神。然而，生态女性主义却在两方面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第一，它克服了后现代主义对城市、科技和发展的迷恋，将视线投射到广阔的自然天地，严肃地思考超越人类本身的自然万物的存在与命运问题；第二，它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批判和颠覆，而是借鉴实践性强的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能动地进行理论建构，摆脱了某些后现代主义理论滑向虚无主义和不可知论的危险倾向。

从定义上判断，生态女性主义包含“生态的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和“女性的生态主义”（feminist ecology）这两层意义，一方面强调女性主义对生态批评理论的吸收，从生态批评处获得新鲜的理论视角和有利的理论武器，另一方面也突出表现了生态批评对女性主义运动的借鉴，即从女性主义运动处获得一种实践机会，从而获得了一种可能性，以摆脱同时代的其他思想潮流中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抽象化和教条化。

20世纪90年代，生态女性主义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女性主义批评尝试在批判父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支配和压迫的同时，引入人

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破坏和滥用，尝试探索对女性和自然的贬低这两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之间的特殊关系，将批判的矛头从父权中心主义出发指向人类中心主义，质询隐藏在这两种意识形态背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体系。在这个二元体系当中，女性和自然被纳入“统治的框架”（a domination system）被物化、被客体化，成为男性中心主义的“他者”。而主流的西方社会则在阳性理性的指导下高歌猛进，以对自然的征服和对女性的压迫为手段获得发展。中国女性主义学者李银河认为，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只是从经济角度评估人类与社会的进步，却不考虑诸如文化、社会、政治、精神等人类的贡献”^①。这种偏执的发展观正是由男性富有侵略性和竞争性的本质决定的。相比之下，女性更加亲近自然，与自然之间有着天生的亲密关系。这种亲密关系使得女性与自然同为男性的他者，并因此遭受了长久的压迫。正如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所言，“对女性的仇恨和对自然的仇恨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互相加强”^②。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亲密关系又使得现代社会最为急迫的一项重大责任不可阻挡地落在了女性的肩上，那就是对人类与自然之间被疏离和毁坏的关系的修复。生态女性主义正是在展示男性压迫女性和支配自然的基础上，对传统的男权思想和二元对立价值体系进行批判；在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和压迫的基础上，试图重新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世界。生态女性主义既关注生态平衡和生态危机，注重改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同时又着重研究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语境中自然与女性的关系，揭露并批判性别歧视，并挖掘其中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

在强调女性与自然的共同点的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还注重挖掘生态视角对女性主义批评的启示。在女性与自然关系方面，生态女

①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85页。

② Ynestra King,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18.

性主义有四个基础性的理论。首先，自然与女性互为隐喻，自然界生物的生存斗争与女性在人类社会进行的生存斗争遥相呼应。其次，相对于父权体制下森严的等级制度，女性更加看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构成的平等网络，如同自然界的生物无高低贵贱之分一样。因此，打破父权社会中压迫性的等级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建立如自然界般平等、和谐的生态网络是生态女性主义的理想之一。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男人和女人都应将自己视做生态网络上的一个节点，生物链上的一环。再次，建立无等级差异的、和谐的生态网络并不意味着抹杀个体的多样性。恰恰相反，相对于男权社会的唯我独尊，女性更加看重个体的多样化，正如生物的多样性造就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一样。美国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瓦尔·普拉姆伍德（Val Plumwood）提出，生态女性主义是一种多元的文化视角，它在分析女性与自然的关系中包含着对各种复杂的社会统治制度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例如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歧视等。^① 生态多样性是女性主义理论在生态领域的延续，这一理想重申了构建与男性话语完全不同的女性话语的重要性。最后，人类压迫自然的行为与男性压迫女性的行为肇自同样的二元对立逻辑，解决其中之一必定有利于另外一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挽救地球的生态环境，要从消除两性之间的压迫关系开始。而对自然的尊重对消除人类的性别歧视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潮这个广博而活跃的理论基础之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近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文学批评的对象文本角度审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对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品（包括男性作家创作的作品）进行生态女性主义的读解；第二，对生态意识浓厚但在文学史上并非十分出名的女性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进行挖掘；第三，对传统上被认

^① Val Plumwood,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6.

为文学性不强的非虚构类生态女性主义作品予以关注；第四，对描写其他“他者”（如黑人、少数族裔、同性恋等）的文学作品持强烈关注、互相借鉴、学习的态度。在理论立场的定位上，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像其他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样，始终保持兼容并蓄的开放的学习态度。它将批判的触角伸向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与现代基督教神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等现当代的各个重要思潮广泛联系，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保持了勃勃的生机。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锋人物之一卡伦·沃伦（Karen J. Warren）曾将文学批评的生态女性主义立场分为十类：“历史的（historical）、概念的（conceptual）、经验主义的（empirical）、社会经济的（socioeconomic）、语言的（linguistic）、象征的（symbolic）、宗教的（religious）、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政治的（political）以及伦理的（ethical）”^①。它们分别处理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溯源、定义构成、社会现实、经济基础、语言建构、文学特点、神学联系、研究对象的知识结构、文学批评与社会运动的关系以及环境伦理等重大的基本问题。虽然沃伦的分类仅是一家之言，并未得到所有批评家的认同，但它仍为读者和研究者对对象文本进行考察提供了丰富的视角。

除了世俗领域的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宗教神学领域，批评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强调了宗教思想对于从根源上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对生态做些什么取决于我们关于自然的观念”，而这种对于自然的观念显而易见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宗教对人的根深蒂固的影响。^② 以罗斯玛丽·路瑟

① Karen J. Warren, “What Are Ecofeminists Saying?”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2000), 21.

② White, Lyn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in Chery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12 - 14.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为代表的女性生态神学对《圣经》和基督教神学从女性和生态的角度进行了重新解读，对女性和自然所遭受的压迫和辖制进行批判。在其《盖亚与上帝》(*Gaia and God*, 1992) 中，路瑟借鉴了由英国大气学家拉伍洛克 (James Lovelock)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提出的盖亚假说 (Gaia hypothesis)，借用希腊神话中的大地之母盖亚 (Gaia) 之名，在强调地球是一个生命有机体的同时，彰显女性神的创造力，提高女性地位。路瑟通过对古巴比伦神话、希伯来创世说、古希腊哲学思想等人类文化的根源进行对比研究，提出女性与自然的联系在于人类思想中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渐变过程，二元论是导致女性和自然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也是造成当代生态危机的主因。因此，必须把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结合起来，在消解和超越二元论的基础上，发展灵魂与肉体、男人与女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李银河：《女性主义》，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King, Ynestra, "The Ecology of Feminism and the Feminism of Ecology," in Judith Plant (ed.), *Healing the Wounds: The Promise of Eco-feminism*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89).

Plumwood, Val, *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New Woman, New Earth: Sexist Ideologies and Human Liberati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5).

Warren, Karen J., *Eco-feminist Philosophy: A Western Perspective o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 (Oxford: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2000).

White, Lynn,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 in 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 (ed.),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目 录

CONTENTS

绪论 生态的女性主义与女性的生态主义·····	1
第1章 神言、人言与文明之初	
——《圣经》中的人与自然·····	1
伊甸园与它的“管家”	
——《圣经·创世记》中的人与自然·····	2
“妇道”的缘起	
——《圣经·创世记》中的女性身份·····	19
自然与文明的原生态	
——《圣经》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女神·····	34
第2章 激情、毁灭与生态审美	
——苏珊·桑塔格笔下的女性众生相·····	55
苏珊·桑塔格的女性主义思想与文学创作观·····	57
从沮丧到和解	
——《床上的爱丽斯》中的女性命运魔咒·····	65
人与自然的互喻	
——《火山恋人》中的审美、激情与毁灭·····	76
适者如何生存	
——《在美国》中的女性奋斗之路·····	87

第3章 魔幻、哥特与生态网络

- 安杰拉·卡特笔下的自然与两性关系 99
- 安杰拉·卡特的文学创作与相关研究 102
- 双性同体镜像和被改造的自然
 - 读安杰拉·卡特的短篇小说《倒影》 106
- 生态网络的割裂与重建
 - 评《新夏娃的激情》 119
- 生态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温馨小品
 - 论《与狼为伴》中的两性欲望与自然之关系 130

第4章 成长、家园与生态和谐

- 影像中的人与自然 143
 - 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 电影《阿凡达》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 145
 - 微笑的哀鸣
 - 《海豚湾》的生态预警 158
 - 自然的救赎
 - 《蜜蜂的秘密生活》中的女性成长 170
- 后 记 187

第 1 章

神言、人言与文明之初

——《圣经》中的人与自然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创世记》1：26^①

（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孕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创世记》3：16

《圣经》作为西方文明和文化的源头之一，对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塑形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圣经》中的上帝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创造了万物之间的关系和秩序：人与自然不在同一个等级，人的地位高于一切自然物，人类是自然界的管理者、看守者。同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得到了非常微妙的规定：上帝先造男人后造女人，而且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女人是为使男人免于孤独而造，但是她却成了男人身边的“祸患”，因为她听信蛇的花言巧语，违反了上帝

^① “《创世记》1：26”表示“《创世记》第1章第26节”，本书中出自《圣经》的内容均采用这种标注方式。

的禁令，是人类原罪的罪魁，是人类堕落的祸首。女人因此和自然一道，为男人而造，受制于男人，并且一起因为犯罪而受到贬抑。

20世纪60年代，一些神学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神学上的反省，发展出了代表当代基督教神学对于生态危机深刻探讨的学问——生态神学，从“生态系统”的观点去研究神、人和大地间的关系，为从《圣经》的角度来关注地球生态环境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女性生态神学是女性神学在生态神学的研究启发下派生出的分支，其主要观点认为，在男性统治的文化和社会体制下，女性和大自然所受的压制成为她们之间的接合点。女性因为具备怀胎和乳养的功能与大自然接近，而自然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逐渐与文化对立，成为被父权和理性调控和利用的客体。因此，要为女人的价值翻案，就需要同时对被置于文化贬抑下的自然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伊甸园与它的“管家”

——《圣经·创世记》中的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人是统领自然的“万物之灵长”，还是跟其他万物平等的自然界的种群之一？女人与男人又是什么关系？是像保罗说的那样，“男人是女人的头”，女人要接受男人的绝对领导，还是女性主义者们所吁求的男与女的平等？雪莉·B. 奥特娜在女人和自然之间画了一个大大的等号，她说女人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就犹如自然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在大部分的文明社会里，女人的身体和她们的行为都接近于自然，而男人则常常被认为是文明和理性的形象代言人。因此，正如女人从属于男人一样，自然也从属于文明，在地位上劣于文明。^① 按照《圣经》的记载，神

① Sherry B.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M. Z. Rosaldo and L. Lamphere (ed.),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8–87.

造人是为了让他们“管理”水中、天空和地上的万物，人统领自然万物的“管家”地位就通过《圣经》的记载成为神授的天职。

神与自然

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众多信仰和崇拜中，拟人化的众神或者自然力是创世的主要力量。像古希腊、罗马的众多神祇一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众神也常常被描述为具有七情六欲、类似人的个性的人物化的神，他们不仅创造了世界，同时他们自身也是人类最早的祖先，甚至像人类一样，神也为家庭纠纷和上代与下代之间的冲突所苦恼。

在古代迦南神话中，男性的战神厄力（El）打败了他的父母，与他的两个姐妹结合。曾经显赫一时的女神盖亚和瑞亚（Rheia）从此臣服于他。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完整的创世故事《伊努马埃利什》（*Enuma Elish*）中记载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的创世神话，它大约成文于公元前20世纪，大大早于《创世记》中的创世神话。按照《伊努马埃利什》的记载，在天和地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只有原始的淡水神阿卜苏（Apsu）和咸水女神提玛特（Tiamat），这两种水合在一起，提玛特便生下了拉赫穆（Lahmu）和拉哈姆（Lahamu）。拉赫穆与拉哈姆又结合生下了安沙尔（Anshar，意为天涯）和吉沙尔（Kishar，意为地极）。天涯和地极在地平线上相遇后，安沙尔生下了天神安努（Anu），安努又生埃阿（Ea）。新一代的年轻的神与老一代的神为了权力和利益大打出手，并在厮杀和冲突的过程中创造了风、雨、怪兽等事物作为自己的助力。众神之间的战争以年青一代的胜利而告终，女神提玛特的身体被天神安努的孙子、埃阿的儿子马尔杜克一劈两半，她的身体一半变成了天，另一半变成了地。马尔杜克用提玛特的唾沫造出了雨和云，用她的双眼制成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将她的双乳变成了山，使泉水从山中流下。至此，有了天和地的基本格局。随后，马尔杜克指挥众神建造了一座城市，将其命名为巴比伦。他又收集提玛特

的叛军首领钦古（Kingu）的血创造了人类，为的是让人承担众神的苦役，好让神祇们有时间放松、休息。^①在这个创世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到性的力量参与造物的痕迹：男神与女神的结合和天与地的结合无不是尘世间人类男女结合的神话翻版。世间万物是由一位女神的身体变成，因此女神的生育能力也蕴涵其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女神最终被男神打败，这象征着母性的繁殖力被父性的武力所征服，但是虽然女神被打败，物质世界却是由“混沌”所形成的。而关于人的创造，其目的则是为了为神做苦役。

相比之下，《创世记》中的神与自然的关系就远远没有这么紧密，天地万物与神之间是造物主和被造物的关系，上帝是一个超然于万物之外的创造者，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都与上帝自身毫无关系。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

^① 荷兰时代生活图书公司：《早期文明的史诗：中东神话》，薛祖仁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第16~24页。

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创世记》1：1-25）

希伯来的创世故事跟它的邻近文化明显不同：没有暴力、没有冲突，也没有性的参与。这里没有神与神之间争夺权力的战争，因为似乎只有一个神。《圣经》中抽象的、无形无性的创造虽然与其他邻近文化的创世故事极为不同，但是希伯来人的宗教与邻近地区的文化却不可能是完全绝缘的。弗兰克·克劳斯发现虽然希伯来神跟其他邻近地区的神有很大不同，但是《圣经》文化从其源头上来讲是“迦南文化的传承”，它是乌加里特文化的一个分支。^① 翁贝托·卡苏图对《圣经》中大量的语言文字进行了统计分类，包括常用的名字、暗喻、明喻、排比等，发现这些语言现象为迦南文化和希伯来文化所共有。他还指出，耶和华神的形象吸收并综合了几种迦南神的特点，但是迦南神话中关于天神和地狱神的争斗在希伯来神话中则完全消失，留下的只有了了几处有关被造物如何反叛造物主而失败的一些暗示。^②

《圣经》的创世故事所传递的信息是上帝与自然世界的差别：

① Frank Moore Cross,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8.

② Umberto Cassuto, *The Goddess Anath: Canaanite Epics of the Patriarchal Age*, translated by Israel Abrahams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71), 17-20.